



《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对 CARE 援助活动的报道

中国援助吴哥古迹保护二十年

刘汉兴

我们在吴哥古迹考古研究方面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观点，尤其是在华南与东南亚之间的人群迁徙、文化、经济交流领域，考古研究严重滞后。可以说，我们的研究成果与我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是不相符的。

（上接 14 版）

称 CARE 采购和运送。包裹的寄送不限于婚礼进行时，但将在包装上表明是公主大婚礼包。每个礼包重约 10 公斤，涵盖一个英国四口之家一月所需紧缺食品，食品清单上罗列了 4 种罐头肉类、黄油、起酥油、糖、奶粉、鸡蛋粉、果汁、葡萄干、巧克力、茶叶、肥皂和酵母。这次礼包行动的不同之处在于，CARE 的常规援助是让捐赠者将包裹寄给自己认识的人，而这些婚礼礼包则将由公主指定的英国社工派发[“Elizabeth to Get Food for Needy as Wedding Gift,”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1926—1962); Sep 24, 1947, p. 3]。即便英国公主只是代表英国困难家庭接受美国的食物援助，仍然让美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狠狠秀了一把肌肉。当欧洲舆论普遍质疑美国正在酝酿的战后欧洲振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究竟是为了帮助欧洲还是确保自己的出口市场时，美国记者在“美国有多强？”系列文章中不无傲慢地反问，美国人不是已经忙着到处给人送援助吗？哪有空再去考虑什么马歇尔计划！(John O.Reilly, “How Strong Is America: Americans Found Too Busy With Own Active Lives To Think Much About the Marshall Plan,”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Sep 24, 1947, p. 3)

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赠送给皇室新人的礼物是自己的著作《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这究竟是祝福还是讽刺，其中的意味酸涩难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场战后英国皇家婚礼绝对不是欢庆帝国荣耀的时刻，充其量仅仅是一场旨在提振英国经济和国民信心的公关活动。公主的婚礼确实为英国人带来了赚取美元的大好机会。美国《洛杉矶时报》毫不客气地把这场皇家婚礼称为“看不见的出口”(“Wedding of Elizabeth Called ‘Invisible Export’ by Briton,” *Los Angeles Times*, Nov

29, 1947, p. 6)，婚礼吸引了更多的游客，而游客在婚礼期间花费的每一美元都是零运费的海外销售。婚礼周伦敦酒店房间和美英之间大西洋邮轮的舱位，早在婚礼前几个月就销售一空。高档酒店一周的住宿费用为 420 美元，婚礼游行沿途酒店的窗口席位高达每位 100 到 160 美元，足足涨了十倍有余。对此，英国方面也早早做好准备，英国旅游协会主席约翰·布里奇斯(John Bridges)特地在婚礼季到来前赴美宣传。美国人最大的顾虑是英国尚在实行食品配给，担心吃不好也无物可购，但布里奇斯向他们保证，英国政府已经预估了游客的食品供给量并进行了妥善安排。从事后的统计来看，婚礼季给英国带来了 35 万游客，其中 7 万是美国人；游客对英国 4800 万人口的口粮‘冲击’只是 0.003%，但却带来了两千万英镑(约合 493.8 万美元)的收入。此外，据美国报纸报道，公主的礼服还将进行世界巡回展览，宣传英国服装工业，以期提振英国的“美元出口”。

11 月 20 日，万众期待的伊丽莎白公主大婚礼如期举行，英国广播公司向全球 2 亿人进行了现场直播。英国媒体含蓄地评论道：“在圣詹姆斯宫的历史上，晨礼服或普通套装第一次成为出席皇家婚礼的正确着装。……伦敦全国工会理事会严正声明：‘绝不能让一块砖、一袋水泥或一个工时浪费在皇家婚礼仪式的布置上’……尽管有节约政策在前，场面仍不失盛大可观之处。”伊丽莎白公主的婚礼仍然是一场完美婚礼，它是战后大英帝国中心灰暗地平线上的一道曙光，寄托了众多饱受战争之苦的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它也是“日不落”帝国最后的一丝余晖，明天的太阳将照常升起，但阳光扫到之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吴哥之名源于梵文“Nagara”意为“神圣的城市”。“吴哥”是个现代概念，专指由纪念性建筑、水库和城墙组成的一个政治影响力遍布东南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中心。

吴哥古迹位于柬埔寨首都金边西北 240 公里的暹粒省，荔枝山(Phnom Kulen)以南、洞里萨湖(Tonle Sap)以北的台地上，这里曾是公元 9—15 世纪吴哥王朝的都城所在。吴哥建筑始建于公元 9 世纪，其后的几百年间国都虽有变迁，但是一直在今天的吴哥地区附近，直到 1431 年吴哥都城被泰国军队占领，国王遂决定放弃吴哥迁都金边。吴哥建筑群也逐渐倒塌、荒芜，消失在热带雨林丛中。

吴哥古迹在 17—19 世纪末被西方殖民者发现后，以法国远东学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也随之对吴哥古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和古迹的修复工作。这时的法国学者雷慕沙(A. Remusat)首次把元朝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译成法文，并在法国引起不小的震动。

1992 年，吴哥古迹被世界遗产委员会以濒危遗产的形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由法国和日本牵头，组织国际上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起拯救吴哥保护行动，并成立了保护吴哥遗址国际协调委员会(ICC)，从而揭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合作行动的序幕。

1993 年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率团出席“国际拯救吴哥古迹国际行动”东京会议，中国政府成为吴哥保护国际行动最早的一批发起者和参与者。这也是继 1960 年代埃及阿斯旺水库建设引发努比亚文物抢救之后规模最大的全球性文化遗产跨国行动。

1996 年，国家文物局派工作组赴吴哥古迹考察，1997

年，国家文物局选定柬埔寨吴哥古迹——周萨神庙(Chau Say Tevoda)作为保护修复与研究对象，并委托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正式组建“中国政府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着手开展周萨神庙保护修复项目。1998 年，正式启动实施周萨神庙保护修复与考古研究，这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柬埔寨实施的第一个文物保护项目，也是中国政府援助吴哥古迹保护工程的开始。

周萨神庙地处吴哥通王城胜利门外，西距离胜利门约 500 米，隔路与北侧的托玛农神庙(Thommanon)相对峙。神庙围墙占地面积约 1650 平方米，坐西朝东，由东、西、南、北四座塔门，中央圣殿和南、北两座藏经殿等石质单体建筑组成。建筑群以中央圣殿的主塔为构图中心，对称分布，主次分明。各单体建筑的墙面和基座均布满雕刻。其建筑风格属于吴哥艺术中的吴哥寺风格，建筑的时代为 12 世纪上半叶。

根据周萨神庙破坏的具体情况，中国工作队制定基本的原则“抢险加固、遗址保护、重点修复”。其中“抢险加固、遗址保护”是指在基本保持现状的前提下进行的一般性保护工程，而“重点修复”是文物保护工程中对原物干预最多的重大工程措施。维修工程的工作程序分为前期研究和施工两个阶段：1998—1999 年为前期研究阶段，主要的工作有考古调查、工程地质勘探、建筑损伤情况调查、制定维修计划和施工的准备等工作。2000 年 4 月开始动工修复，2007 年 6 月工程全部完工。2008 年 12 月周萨神庙修复工程全部竣工。

2006 年，国家文物局与柬埔寨吴哥古迹管理局正式签署“中国政府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二期)茶胶寺保护修复项目合作协议”。2009 年，柬方正式将茶胶寺保护与修复工程

列入中国政府援助柬埔寨的总体规划。

茶胶寺(Ta Keo)位于吴哥通王城胜利门东约 1 公里处，坐西朝东，是一座庙山建筑，按须弥山意象进行设计和建造，平面布局按照中心对称和轴线对称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整体是逐层收进的五层方形须弥坛，坛顶五座塔殿呈梅花状布置，在东西和南北轴线与其相交处均设有一座塔门，藏经阁和长厅建筑分布在东西轴线两侧，组群外壕沟环绕，东侧有长长的甬道，一直通向东池西岸，以码头平台作为结束。其建筑风格属于吴哥艺术中的南北仓建筑风格，建筑年代为 10 世纪末 11 世纪初。据法国人乔治·赛代斯(George Coedès)研究，茶胶寺在修建的过程中遭遇了一次雷击，为了祛除不祥之兆，举行了一个赎罪仪式。

2018 年 1 月，中柬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指出，中方将继续对吴哥古迹、柏威夏寺、吴哥城中的王宫遗址及其他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提供支持。中国工作队从最初的周萨神庙、茶胶寺，到王宫遗址、崩密列寺、柏威夏寺，逐渐形成了“两处五地”的吴哥古迹援外综合平台。

从 1998 年正式启动实施周萨神庙保护维修，至 2018 年 12 月茶胶寺修复工程全部竣工，中国政府在保护修复吴哥古迹方面已经工作二十周年。

回顾吴哥古迹百年维修的经验，法国远东学院院长亨利·马绍尔(Heri Marchal)参照婆罗浮屠维修方法总结出来的“原物重建法”是比较适合吴哥古迹维修的有效方法之一。希腊建筑学家 Balanos 对“原物重建法”的定义是：以建筑物本身的材料，依据建筑结构予以重建或修复。此法允许谨慎而正确地使用新材

(下转 16 版) ➔